

謊言與假新聞

江河水



如是
我思

生於法國長於英國的作家希拉萊·貝洛克(Hilaire Belloc)，一生著作高達一百多部，從歷史、政治、經濟、軍事到散文詩歌都有撰述。他在一九〇七年以詩歌形式寫的《兒童警世故事》，對謊言有這樣的描述：「瑪蒂爾達說了個可怕的謊言，／讓聽到的人都目瞪口呆；／她那年紀輕輕的姑媽，／一直嚴格遵從真相，／嘗試相信瑪蒂爾達：／結果幾乎要了她的性命。」

謊言的可怕，有時真的會要了人的性命。比如政客在競選時說的謊言，民眾相信而投下一票，政客當選之後，如果高高在上頤指氣使，輕則導致社會的民生凋敝，重則令不少家庭家破人亡。不要看遠的地方，看看就近的台灣，民進黨蔡英文在三年前的選舉中說了多少謊言？結果是快四年下來，民眾的痛苦有多深？民怨又有多深？

有說謊言走了半個地球之後，真相才穿起靴子。政客的謊言，等獲悉真相時，通常都已來不及挽回了。

在這個訊息快速傳播的時代，謊言行走的速度，真相遠遠追不上。更可怕的是，謊言還會變成傳媒的假新聞，加速傳送，加大傳送的範圍。

有說生長在政客的家庭裏，孩子天生就會成為第一流的說謊

者。在整個社會都瀰漫着政治的氛圍裏，年輕人很容易就會成為大說謊家。

看看這幾個月來的香港，多少暴徒說的話，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其謊言，但卻還是會成為某些傳媒刊登的假新聞，有識之士都不敢出來指出其虛假，因為怕被暴力報復。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更為悲哀的事是，有些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訪問了一個暴徒之後，就以暴徒的話來指稱全體。香港有多少人口，七百萬分之一能作為民調嗎？就算不以總人口而論，光是參與示威而被捕的人就有五千多，五分之一也算民調？

一九五二年，美國民主黨選出阿德萊·史帝文生為總統候選人，他在競選時說過的話，有一段話和謊言有關。那就是他說，給對手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協議，如果對手不用謊言來攻擊，他就會說出對手的真相。

這是什麼意思？這表示，只要是競選，雙方都在說謊，都在用謊言來欺騙選民，騙取選票。

法國思想家培根說，謊言不止是飄過腦際，而是深陷在腦海，這就造成傷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謊言不但飄浮在空氣中傳播，更在手機中散播，更成為假新聞的來源。在這個政治掛帥的時代，有多少人能辨別真假？能辨別真假具備真知灼見的知識分子，都在暴力的陰影下，不再發聲。哀哉！



故宮
建築

康熙十六年（公元一六七七年）八月，康熙曾經的妃子、輔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兒鈕祜祿氏被冊封為皇后（即孝昭仁皇后）。但不出半年，康熙大帝的第二位皇后就病死在坤寧宮。年事已高的孝莊太皇太后心疼自己的孫子，來到乾清門外，要進到坤寧宮，哭臨鈕祜祿氏，康熙慌忙趕到乾清門外，苦心相勸，才終於把太皇太后勸回慈寧宮。

接下來的第三位皇后更是不幸。她是侍衛內大臣佟國維的女兒、順治皇帝的皇后佟佳氏（孝康章皇后）的親侄女，名字也叫佟佳氏。鈕祜祿氏被冊封為皇后那年，佟佳氏被冊封為貴妃。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被冊封為皇后。那時，佟佳氏已病入膏肓，行將不起。就在冊封當天下午，佟佳氏撒手人寰。

坤寧宮已經空寂了多年，終於沒能等來康熙的第三位皇后（孝懿仁皇后）。

坤寧宮在乾清宮的正北，中軸線上，永樂十八年（公元一四二〇年）紫禁城建成時就有了，後多次被焚毀，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仿瀋陽故宮清寧宮重建，嘉慶年又被燒，又重建。康熙、同治、光緒、溥儀，都在這裏大婚。

《周易》說：「乾，天也，故稱為父；坤，

坤寧宮裏不安寧

祝 勇

地也，故稱為母。」乾代表着天，它在人間的代表，就是皇帝；坤代表着地，它在人間的代表，就是皇后。八卦中，乾卦為天，象徵自強不息，一往無前的奮鬥精神，用《象傳》中的話說，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為地，萬物資生，厚德載物。所以有學者說：「乾清宮與坤寧宮兩座宮殿一前一後的布局，就好像是一對夫婦站在那默默地進行對話一樣，所以乾清宮與坤寧宮傳達出來的是夫婦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道。」

而乾清宮、坤寧宮之間的交泰殿，則取八卦中的泰卦，泰卦之象是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乾在下，是因為天向上升，坤在上，是因為地向下沉，因此，只有乾下坤上，剛下柔上，二者才能交融合一。否卦則正好相反，是乾在上，坤在下，天向上升，地向下沉，二者永遠不能交匯。只有陰陽相合，天地交泰，才能萬事通泰，安康和諧，生生不息，國祚永久；陰陽不合，萬物就會阻滯不通，世道就會衰敗破敗，滿目瘡痍。於是從泰卦中，派生出許多吉祥的詞彙，比如：安泰、康泰、富泰、通泰、否極泰來……

對康熙而言，否雖極，而泰未來。同樣的悲痛，康熙不到四十歲的生命裏已經經歷過三次。與愛妻離別，似乎已成他逃不出的宿命。他在悲傷中寫下幾行詩句：



▲坤寧宮東暖閣一隅

資料圖片

月掩椒宮嘆別離，傷懷始覺夜蟲悲。
淚添雨點千行下，情割秋光百慮隨。
雁斷衡陽聲已絕，魚沉滄海信難期。
繁憂莫解哀腸夢，惆悵銷魂憶昔時。
從某種意義上說，康熙時代的坤寧宮史，就是一部生死離別史。康熙住在昭仁殿裏，舉手投足，都可望見坤寧宮，那座壯美的皇后之宮，已經成為他情感的祭壇。

事不過三，康熙從此沒有再立皇后。熟悉歷史的人知道，康熙還有第四位皇后，即孝恭仁皇后，名烏雅氏。她是胤禩，也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的生母，但她的皇后名分，是在她死後追封的。（「傾城之戀」之二，標題為編者所加）

羈旅三種

馮 進



自由談

長條木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餐桌正中擠着幾隻小南瓜、一瓶橙色野菊，顏色喜氣洋洋，符合秋季收穫的主題，也為涼意襲人的秋晨帶來暖意。另有兩個玻璃廣口瓶，裝滿了暗紅的蔓越莓汁，鮮黃的橙汁。每人面前放好一份早餐。小白瓷盆裏盛着烤梨，盤邊上有兩片棕色的香蕉胡桃蛋糕。大廚端上熱騰騰的白色大瓷盤，每盤擺好圓筒形的雞蛋菠菜餅，兩條細長的意大利香腸，五顏六色、切成小塊的水果。還有一隻小玻璃盤，放着火熱出爐的藍莓瑪芬小蛋糕。如果客人想吃得清淡點，也有水果加酸奶，裝在高腳紅酒玻璃杯裏。要喝茶，可以從五彩的骨瓷茶壺裏倒熱水。

本次出差美國，這是第一站每日早晨的常規用餐方式。我住一家「床位加早餐」（bed and breakfast）式的小旅店。兩層小樓為維多利亞建築式樣，外牆粉刷得五彩繽紛，沒有電梯。二樓的五間客房都以英國地名命名，屋內擺設也走十九世紀英國鄉村小屋風。小書桌，木椅，各色瓷器、玻璃器皿擺得滿滿當當，高高的大床上方還懸掛着紗巾帷幕裝飾。幸好衛浴設備先進，不是古舊器械。客棧以早餐多樣、美味出名。每天和我一起用餐的美國客人個個對大廚的手藝讚不絕口，就連我這個平日早飯吃得簡單也放縱了一把。經營客棧的老夫妻年過古稀了，每日仍兢兢業業來開店。老太太做飯、整理客房，老先生幫着收拾廚房、為客人搬行李。對人言笑晏晏，十分和善。

第二站住波士頓郊區的民宿。這裏是名為「栗子山」（Chestnut Hill）的高檔別墅區，兩三層小樓動輒售價二百萬美元以上。有的紅磚外牆，有的木結構外牆，門臉從一開到三開



◀酒店與民宿的住宿條件各有優劣 資料圖片



間不等。我們租的小樓一樓是客廳、餐廳、廚房，二樓有四間臥室。主臥可住兩人，有獨立的衛浴設備。其餘三間一個雙人間，兩個單人間，合用一間浴室。室內裝修不錯，家用電器都挺新，但房子應該有年頭了。儘管鋪着地毯，走路時地板咯吱作響，隔音效果不太好。臥室也小，中央空調時冷時熱，脾氣古怪。小樓每天租價七百美元，比附近的賓館便宜多了。有人喜歡民宿的居家氛圍，我總覺得不太習慣，可能因為和另六人同住一個屋檐下，「面熟陌生」，民宿各種設備的不可預測性又太大了。

第三站住美國人商務出差常住的連鎖賓館。房間大，設備全，衛生有保證。房間裏有免費瓶裝水、電水壺、冰箱、微波爐等配置。因為酒店在機場附近，除了房間裏提供的耳塞，住客還能從前台借用「白噪聲」（white noise）機器以保證睡眠。不過我覺得環境還算安靜，完全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店家提供二十四小時免費的接、送機服務。早晨供應水

潤物

姚文冬



人生
在線

妻子懷孕後，我給未來的孩子準備了兩個名字：夢洋、夢溪。若是男孩，就叫夢洋，意喻有比大海還要壯闊、浩瀚的胸襟與格局；如果是女孩，就叫夢溪，溪是最小、最溫婉的水流，願她一生涓涓、潺潺，安靜而清澈。無論生兒生女，於我，都是一個美好的夢想。

產房傳出一聲響亮的哭喊，母親與沖沖拉開門：「是個兒子！」我脫口而出：「夢洋！」

兒子出生後，在故鄉的小鎮度過了五個春秋。我帶他認識了田野、河流，教他在喧囂的集市上尋找回家的路，讓他喜歡上池塘裏的蝌蚪，看見草叢裏游動的蛇而不驚慌。春種秋收，也把他帶上，給他安排一些簡單的活計，比如撒化肥、踩地。後來他上學，免不了填一些表格，總會問我，爸爸，出身一欄怎麼寫？我說：「農民。」他嘻嘻地笑：「我是農民嗎？」我就告訴他小時候種地的事，他驚喜地樂開了花。我說：「你和別的同學不一樣，你有過當農民的經歷，這很寶貴。」他驕傲地點點頭。

五歲，他隨我搬進城，學校放假，我都帶他去旅行，讓他早點見識外面的世界，教育他「好

男兒志在四方」。第一次到北京，領他去王府井書店，他驚愕不已：「好大的書店！」從小，他就喜歡上了書，而不是玩具。第一次去南京，在黃家圩吃大排檔，他想喝飲料，我讓他自己去買。他猶豫、踟躕。我故作漫不經心地說：「就在不遠處的超市。記住，要說普通話。」然後假裝低頭吃菜，直到他興沖沖買回來，我的心才放在了肚子裏，卻裝得若無其事。

在學業上，我從不給他壓力，告訴他，高考並非人生最重要的事。十七歲，他以超過六百的高分成為我家的第二個大學生。在大學，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戀，對這個女孩，我馬上想到了起好了名字而無緣的女兒。畢業招聘季，他心儀已久的那家公司卻沒按慣例去學校招聘，他不甘心，自己買了車票，從青島跑去武漢，敲開了公司人力資源部的門。工作的第二個月，他把工資、獎金都交給我保存。幾年後，他看中了一處房子，我就把他攢下的那些錢還給他，交了房子首付。我說，不要把房貸當成壓力，之所以分期付款，不就是为了減輕生活的壓力嗎？

所有人都說，這孩子懂事、讓人省心，問我是怎麼培養的，我說出一句唐詩：「潤物細無聲。」

其實，我也犯過「拔苗助長」的錯誤。那是第一次帶他去北戴河，強行拽着他往深水區走，讓他鍛煉膽量，但一個海浪打過來，把我們拍到了水下，海浪過去後，剛露出頭，腳下卻沒有踩到海灘，顯然，這個海浪把我們往深水區又推了幾步。我趕緊把他托起來，可是，又一個海浪襲來，他再次隨我淹沒在浪花中。他雙手亂撲騰，也把我搞蒙了。

若不是急中生智、恢復了沉着，我險些就把他扔進了大海。九歲的他那雙驚恐的眼睛，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裏，想起來就後悔。可見，童年的經歷對一個人影響至深。

這顯然違背了我的「潤物」法則。此後，我的腦子裏刻下四個字：平安、健康。我很少問他的學業、工作，卻總與他探討這四個字。我的觀點是，平安要放在首位，如果不能平安，健康的身體用什麼來保證呢？沒有平安和健康，塵世浮華、功名利祿又有何用？

經過八年的愛情「馬拉松」，兒子和初戀女友終於攜手走進婚姻的殿堂。婚禮上，我在致辭中特別叮囑兒子三句話：「第一，要聽媳婦的話；第二，掙錢給媳婦花；第三，大事和媳婦商量，小事直接讓媳婦說了算。」這番話迎來滿堂喝彩，有人說我故意搞笑，有人說我幽默中透着實在，有人說我是「中國好公公」，豈不知，我是在告訴兒子一個樸素的道理——好的婚姻，只需兩個字：潤物。

大家小曲

李 夢



黛西
札記

月初，在香港大學聆聽我最喜歡的鋼琴家李維斯(Paul Lewis)演奏舒伯特的鋼琴奏鳴曲以及貝多芬《迪亞貝利變奏曲》。時長近一小時、頗考驗演奏者體力的三十三首變奏曲之後，李維斯加演貝多芬《六首鋼琴小品》(bagatelles op.126)的第五首，晶瑩溫潤，若初春月下一番輕舞。我們每每以為，孤傲桀驁的「樂聖」筆下，總是澎湃宏闊的旋律，殊不知，這位不苟言笑的作曲家亦鍾愛歡愉輕鬆的小浪漫，他曾在人生不同階段寫下三套鋼琴小品集(op.33, op.119以及op.126)，都是短小精巧的曲目，既可聯篇演奏，亦可獨奏一二，彼此呼引，相映成趣。

小品(bagatelles)意指小巧、輕快的曲目，卻並非貝多芬獨創。這個法語單詞有「瑣事」之意，最初以此詞用來命名此類活潑生動曲目的，是法國作曲家兼羽管鍵琴演奏家庫普蘭(François Couperin，一六六八至一七三三)。身為巴洛克風格音樂家，庫普蘭的曲風溫順、華貴，受到當時貴族追捧，卻時常被平民聽眾批評為矯飾膚淺。如今我們聆聽庫普蘭為羽管鍵琴而作的小品，確能覺出數百年前人們對於其甜美曲風的質疑並非無理可據。他的那些時長不過數分鐘的小曲，通常沒有什麼大道理，每每興之所至、自在隨性，與貝多芬等後輩作曲家創作的同類作品相比，不單曲風簡單，意境亦淺，不求深沉，但求片刻歡愉。

說起來，貝多芬那數十首鋼琴小品，受曲目形制所限，雖無

可能如交響曲或弦樂四重奏那般立意宏闊深沉，卻不僅僅甘做餐後甜點。樂聖筆下的這三輯鋼琴小品，每輯均自成一個小世界，輯內曲目要麼結構相仿，要麼首尾相銜，甚至可視作其大型作品的「預演」或热身。有學者曾以「實驗性」來形容貝多芬小品的特色，認為其小曲或小品體量雖小，立意卻並不小，往往與其後來創作的大型作品形成因果或互補等內在關聯。的確，貝多芬寫作此類型曲目的時候，並未固限於「小曲」原本的語意，而引入音色對比、樂句情緒對抗等手法，一改溫柔不爭風格，渲染情緒，呈現出浪漫主義曲目的鮮明特徵。食材雖相似，有人溫煮慢燉，有人明火辣油，口感自然迥異。

貝多芬之後，「小曲」增添浪漫意味，及至法國浪漫派作曲家聖桑(Saint-Saëns)以及二十世紀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artok)，此類型作品愈發呈現多元風貌，開合起落都明顯，情緒亦豐沛，不再是庫普蘭當年溫順模樣。尤其是巴托克，其對於匈牙利民間音樂的探索，不單體現在他那些頗具知名度的弦樂四重奏以及羅馬尼亞舞曲中，在其《十四首鋼琴小品》中，亦不乏例證，例如單音音樂、左右手不同調式，以及彈性速度的頻繁運用，等等。意大利鋼琴家兼作曲家布梭尼曾稱讚巴托克這十四首小曲是「真正的新東西」，因其以並不繁雜的方式，在傳統與現代音樂之間，找到一條巧妙的通路。由此可見，不同時代的作曲家不斷思考的所謂「創新」，不僅僅非要寫出一部足以與華格納歌劇或布魯克納交響曲比肩的大部頭作品，於這些玲瓏別致小曲間，亦可窺見一二。



►英國鋼琴家李維斯本月初在香港大學舉辦獨奏會 HKU MUSE 供圖